

旅游电视文学故事

雷建德编著

西厢记

卷之五

陕西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群宝

美术编辑：魏明道

版式设计：雪村

责任校对：李治平（特约）

旅游电视文学故事《西厢记》

雷建德 编著

*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 风陵渡印刷厂 印装
西安新华印刷厂

*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5印张 4插页 60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

印数 1—5000

*

ISBN 7-5418-0109-7/1·2

定 价：2.20元

旅游电视文学故事

西厢记

雷建德



编著·雷建德

陕西旅游出版社

普叙与内一片情
 多少儿女心
 定上博元木塔
 上有回音
 为高建德电视剧《西厢记》题
 赵寻
 一九九九年秋

中国著名电视艺术家赵寻

小 序

○王季思

我近来视力差，看书困难，雷建德寄来的旅游电视文学《西厢记》样稿及复印件，有些模糊不清之处，不易辨认，但由于内容较好，文笔流畅，我还是愉快地看完了。作者对《西厢记》原著作过认真研究，因此能不失原意；又由于采用了原著中浅白的曲文和对白，用通俗易懂的话来描写，尽可能摆脱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新出现的词汇和复杂的句子，因此没有把古人现代化。这是值得向读者介绍的第一点。

其次，作者生长于《西厢记》故事流传的晋南，熟悉故事发生的环境及民间各种传说，把有关的资料系统地融化到剧本中去，显得比较自然，也流露了作者对乡土的深情，这有其可取之处，部分地突破了原著的局限。如“长亭送别”唱词：“晓来谁染霜林醉”，前人根据董西厢：“君不见满川枫叶”句把霜林比作枫树林。作者的剧本改作柿子林，就显示了本地风光，又纠正了前人误解。这是

值得向读者介绍的第二点。

三是在结构安排上，把《西厢记杂剧》21折归并为8折，删去了张生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结局；以“长亭送别”作结，把“草桥惊梦”提到“长亭送别”以前来描写，也是比较可取的。

当然，这部旅游电视文学《西厢记》不是说它已经十分完美，有的“镜头”仍须继续加工。如“传简”中红娘把张生的诗笺放在莺莺的梳妆盒里，从背后偷看莺莺拆阅诗笺时在镜中的表情，流露出快意的笑容；不料莺莺也从镜中看到红娘的表情，知道她已窥破了自己的心事，因而转羞为怒：“低垂粉颈，挖皱双眉，改变朱颜。”莺莺面容的这些改变，又被红娘从镜影中窥见，因此说：“呀！决撒了也！”这些地方如用“特写镜头”显示镜中人影的变化，表现主婢双方的机灵警觉，戏将更好看。

又如，在莺莺的闺房里添架鹦鹉，在某些场合起活络戏情的作用。但鹦鹉一般只能学人的一些短语，念《上邪》诗或自成片段的语言就有点失实了。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日于羊城

旅游电视文学

《西厢记》故事梗概

作品写的是：一个河南的白衣秀士（未中功名的书生）张君瑞，漫游普救寺，偶然见到相国千金崔莺莺。他一见钟情，十分倾慕，于是就借宿在寺内西厢房，伺机与莺莺相互留情。由于小姐被崔氏孀妇管束很严，张生无法与她接近。不久，丁文雅部下的叛将孙飞虎探知莺莺长得“颜色艳异，光辉动人”，便率五千兵马前来围住普救寺，要抢夺她为妻。在无可奈何之际，崔夫人硬着头皮向两廊僧俗宣布：谁能退贼兵，即倒赔嫁妆，将小姐许配给他。张生自告奋勇，写信请来了知交白马将军杜确，解了此围。正当张生、莺莺盼着完婚的时候，老夫人背信反悔，赖却诺言，以“三辈儿不招白衣

女婿”为理由，只允二人以兄妹相称，肠愁们他使百结。后来在聪明而又热心的婢女红娘的帮助下，崔、张终于冲破封建藩篱，摒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私自结合。崔母发现后，为了顾全崔家的“体面”，只好答应他俩结为夫妇，但又逼着张生进京赶考，最后以大团圆结束。剧本反映了崔、张两人双双对美好爱情理想的憧憬与追求，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题。

目 录

小序.....	王季思 (1)
旅游电视文学《西厢记》	
故事梗概.....	(3)
序幕.....	(1)
一、隔墙酬韵.....	(7)
二、张生解围.....	(19)
三、夫人赖婚.....	(33)
四、月下听琴.....	(43)
五、递简情深.....	(49)
六、西厢幽会.....	(58)
七、红娘受审.....	(70)
八、离人心碎.....	(82)
浅谈旅游电视文学《西厢记》.....	刘晓声 (90)
喜读旅游电视文学《西厢记》.....	陈继瑜 (96)
愿前来“西厢”观光的游客都存爱.....	刘炳寅 (98)
〔附录〕	
1、普救寺简介.....	全 毅 (100)
2、业余“西学”家.....	毛志远 任兴龙 (105)
后 记.....	(108)

• 旅游电视文学故事 •

《西 厢 记》

（根据元·王实甫同名杂剧改编）

编 著： 雷建德

艺术顾问： 寒 声（西厢记研究会）
 王文相（峨嵋电影制片厂）

序 幕

公元八百零一年，即唐德宗贞元十七年的二月天。

黄河岸边，坎坷不平的蒲关驿道，有一匹骏马由远及近，骑在上面的就是身着海青衫的书生张珙。他后面，紧随着一个挑着书箱琴囊的琴童。

张生扶鞍眺望，但见大路两旁垂杨缕缕，紫燕双双。他喃喃自语道：“韶光易逝，青春难留

啊！”

琴童：“相公，你萤窗雪案，学成满腹经论，他日定能春风得意，偿君夙愿了。”

张生回过头去，道：“孩儿家懂得什么！即便将棘闱守暖、铁砚磨穿，但知音难逢，有志未遂啊！”

琴童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广阔的河面上，浊浪奔腾，滚滚东流；三三两两的鸂鶒鸟，自如地翱翔着；竹索浮桥下飘来一叶孤舟，如离弦的弩箭向前驶去。

蒲州城关，状元场的一家客栈。

琴童安顿了行李，望着颇为郁闷的主人，嗫嚅道：“相公，这里客景萧条，不妨趁便前去，探望你那结拜兄弟杜确，把臂话旧一番，如何？”

张生点了点头：“唔，频年契阔，系念弥殷呀！”

店小二一边收拾客人用过的残羹冷炙，一边插话道：“客官，镇守蒲关的白马将军离此地还有四五十里路呢，今日天色不早，改日去也不迟。”

琴童：“小二哥，近处可有什么名山胜景吗？”

店小二：“距城四里，有座普救寺，乃是则天皇后的香火院，盖造非凡。南来北往，三教九流，过者无不去瞻仰的。”

张生听了，大为高兴，吩咐琴童随他到普救寺去。

浓荫深处的高岗上，隐约可见红墙碧瓦，伴随着深沉肃穆的钟声。

走进寺庙，山门上高悬着蓝底金边一块匾额，上书三个斗大金字：“普救寺”。

镜头从山门推向寺院。殿宇庄严，古柏参天，青烟缭绕，钟声回荡。

张生反剪双手，跨进山门：“真是东门高处天，一望几悠然呀。”

三大士佛洞前，一个身着月白色交领长衫的小和尚，正在闭目静坐。

张生趋步上前，恭然一礼：“小师傅请了！”法聪携一串念珠站起：“施主，可是来烧香？”

张生：“小生并非前来烧香。”

法聪：“可是来还愿？”

张生：“也不是还愿。小生西洛至此，闻听宝刹幽雅清爽，特来游览，还请师傅相引。”

法聪：“善哉，善哉！”

张生：“噢，师傅，小生尚未恭问上下。”

法聪：“小僧是弟子法聪。师父今天一早外出化缘去了。既是施主光临贫僧当得奉陪。”

张生：“打扰了！”

法聪：“施主请！”

乐声起。法聪引张生沿白玉阶拾级而上，走进

金碧辉煌的三大士佛洞游赏……

法聪引张生白玉阶拾级至上，到结构奇特的钟鼓楼前游赏……法聪引张生沿白玉阶拾级再上，进深邃古穆的四大天王殿游赏……

日影斜，塔影偏。

法聪陪同张生从玲珑挺拔的宝塔内走出。他俩行到西首回廊尽处，只见两扇月牙角门儿敞开着，走在前边的张生一脚踏进去，却被法聪拉住：“施主，那里去不得！”

张生：“却是为甚？”

法聪：“施主不知，里面乃是崔相国家眷的居处。”

张生：“崔相国家眷？为何住在此地？”

法聪：“有关女眷事体，贫僧不便多言，恐怕传入长老耳中，兴师问罪于俺。”

张生：“嗟，出之汝口，入于吾耳，但讲无妨。”

法聪环顾左右道：“这寺里的长老，本是崔相国剃度的和尚。相国于寺西建造一个别院，三载前落成之日，不幸相国弃世。夫人郑氏，带儿女扶柩还乡，遇着丁文雅部下叛将孙飞虎作乱，怕路上出事，暂住在院内。哦，老夫人处事肃谨，门禁森严，不准外人进去。”

他们转向佛殿，忽地扑鼻吹来一股如兰似麝的清香，接着听到环珮玎珰的音响。几竿青翠的修

竹后面，有个穿了一套缟素衣裳的绝色女郎，手拿花枝，正与妙龄丫环迤迤而来。那就是莺莺和丫环红娘。

她们行至荷池畔的桃树下面。莺莺见景生情，出口成诗：“桃花欲放杏花残，兴味萧然形影单……”

正在荷池旁看几尾金鱼争食鱼饵的红娘，掩口一笑：“小姐，下边是不是，鱼水相依赛神仙？”

莺莺：“红娘，休得多嘴！”

红娘指着池水里的金鱼，语意双关地辩解：

“不信？你自己瞧瞧么！”

红娘语音刚落，法聪低声吟对：“桃花杏花都争妍，呢喃对客话神龛。”

张生拍手道：“不妥，不妥！下面该是，何处忽来双紫燕，呢喃对客话春寒。”

“噢，妙哉！妙哉！”法聪拍手称绝后，索性摇头晃脑地将诗句串成一首七绝（同时叠出字幕）：“桃花欲放杏花残，兴味萧然形影单。何处忽来双紫燕，呢喃对客话春寒。”

红娘：“小姐，那壁有人，咱回家去吧！”

莺莺循声望去，这才发现有位书生正在窥探自己。那书生仪表俊秀，神采非凡，使莺莺有些心慌意乱，连忙低垂粉颈，手中那只桃花捻来捻去，花瓣儿掉在荷池里，瞬时，池水呈现出一片绯红。她挪步顺来路折回，向张生秋波一转，遂一步进入月

亮门内。

张生呆望着月牙门出神：“呀，是神仙归了洞天，莫非是南海水月观音现。法聪，你来看，且休提眼角留情处，只这脚踪儿就把心事传。”

法聪：“你怎知她脚下留情？”

张生：“来来来，你来看，她脚步儿近，心儿留连，只有到月亮门前，秋波一闪，那一步儿远。”

法聪：“这……”

一、隔墙酬韵

兰麝香仍在，珮环声渐远。

张生在呆想：“蒲州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唉，且不知小姐是否许配人家！”

法聪上前拍了下醉魂荡魄的张生：“施主，前生未注鸳鸯谱，虽有蓝桥路不通哟！天近傍晚，还没有去数罗汉，参菩萨，拜圣贤呢。”

张生懵过醒来：“哦，请请。”

张生随法聪懒懒地步向罗汉堂，他望着寺中一些空房，灵机一动：“小师傅，寺里这些客舍僧房都空着，倘能借给俺半间儿，虽不得窃玉偷香，便是一餐彼姝颜色，也尽够慰贴了。”

法聪圆睁两眼，茫然不解道：“施主说的一番话，小僧不懂！”

张生：“小生向来内秉坚固，虽识人千万，从不系怀。不意刚才邂逅玉人，便觉心往神驰，不能自己。小师傅，你慈悲为怀，当有以方便为是！”

法聪更加惊愕，半晌才道：“施主！长老已经回寺，请过去面谈吧。”

张生恍然自悟地笑笑：“小师傅，请！”

方丈室。一炉清香薰满寺内。

胸悬佛珠的法本长老，已将张生和琴童迎入室内坐定。

法本：“白天老僧不在，有失远迎，还望施主宽恕！”

张生：“岂敢，岂敢！小生久闻大师清誉，欲来座下听讲。今日一见，是晚辈三生有幸矣！”

法聪沏来别具风味的中条清茶。

法本随手举起茶杯：“请吃茶。”

张生举杯。

法本呷了一口，然后将茶杯放在几上：“请问施主，高姓大名，府居何处，因甚至此？”

张生：“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氏。因上京取应，路过此地，心慕宝刹清幽，故一来瞻仰菩萨，二来拜谒长老……”

法本：“不敢，不敢。”

张生接下去道：“先父曾任礼部尚书，不幸五旬之上，染病身亡。因他平生为人正直，做官廉洁，只博得两袖清风，几亩薄田。小生功名未遂，游于四方，一介穷秀才而已！”

张生和法本一面周旋着，一面从袖中取出白银一錠，双手捧于法本：“小生路途之中无以相馈，